

初集第六輯目錄

臨池管見

周星蓮

畫塵

沈顥

繪事津梁

秦祖永

徐電發楓江漁父小像題詠

書箋

屠隆

帖箋

屠隆

畫箋

屠隆

琴箋

屠隆

摹印傳燈

葉爾寬

石譜

諸九鼎

硯錄

曹溶

瓶史

袁宏道

天壤閣雜記

王懿榮

初集第六輯目錄

臨池管見

周星蓮

畫塵

沈顥

繪事津梁

秦祖永

徐電發楓江漁父小像題詠

書箋

屠隆

帖箋

屠隆

畫箋

屠隆

琴箋

屠隆

摹印傳燈

葉爾寬

石譜

諸九鼎

硯錄

曹溶

瓶史

袁宏道

天壤閣雜記

王懿榮

臨池管見序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藝末也禮樂射御書數皆藝而書居其末由書而言探制作之精辨形聲之正於以窮苞苴匡譌謬上窺古聖賢之用心志道者猶或少之至舍意義而講字畫遺宗旨而究標格抑又未已余志識淺陋艱於問學顧雅愛古人法書見輒臨摹臨摹之久每苦形似既而思得其意乃徧覽諸家碑帖參觀互證始規其立法因玩其取勢進勸其用筆繼悟其行神夫而後覺古人作書之意往往超乎筆畫行墨之外而求其意者不可泥筆畫行墨之迹而仍不能越乎筆畫行墨之中苟非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其不爲刻舟求劍買櫝還珠者蓋亦鮮矣余從事既久間有心得更於前人所論稍有發明得如干則冗雜無次雅不足觀有以余爲知言者謀付剞劂余固

辭不獲緣自叙其取業之小與嗜好之偏而名之曰臨池管見噫鍾王而降以書名無家者代不數人一藝之末成名者之不多觀如此余於書未嘗有得而積數十年之力僅能粗識其梗概則進乎藝而言器識更由是而上企夫文章性道之精不誠戛戛乎其難之哉世之易視一切徒競時俗無足重輕之名而不求合於古人者亦可以廢然返矣時同治七年歲次戊辰夏六月星蓮自序

臨池管見

仁和周星蓮午亭氏著

上世結繩而治自伏羲畫八卦而文字興焉故前人作字謂之字畫畫分也
界限也爾雅釋地塗出其右而還之畫邱註言爲道所規畫釋名道出其右
曰畫邱人尙右凡有指畫皆尙右故用右手畫字或篆或隸或楷或行或草
皆當不忘畫字之義爲橫爲豎爲波爲磔爲鉤爲趯當永守畫字之法蓋畫
則筆無不直筆無不圓而字之千變萬化窮工極巧從此出焉乃後人不曰
畫字而曰寫字寫有二義說文寫置物也韻書寫輪也置者置物之形輪者
輪我之心兩義並不相悖所以字爲心畫若僅能置物之形而不能輪我之
心則畫字寫字之義兩失之矣無怪書道不成也

字畫本自同工字貴寫畫亦貴寫以書法透入於畫而畫無不妙以畫法參入於書而書無不神故曰善書者必善畫善畫者亦必善書自來書畫兼擅者有若米襄陽有若倪雲林有若趙松雪有若沈石田有若文衡山有若董思白其書其畫類能運用一心貫串道理書中有畫畫中有書非若後人之拘形跡以求書守格轍以求畫也米元章謂東坡爲畫字自謂刷字此不過前人等而上之精益求精之語非謂不能寫字而竟同剔刷成字也自檜以下無譏後之作書者欲求蘇米之刷字畫字不可得矣

書法在用筆用筆貴用鋒用鋒之說吾聞之矣或曰正鋒或曰中鋒或曰藏鋒或曰出鋒或曰側鋒或曰扁鋒知書者有得於心言之了了知而不知者各執一見亦復言之津津究竟聚訟紛紜指歸莫定所以然者因前人指示

後學要言不煩未嘗傾筐倒篋而出之後人摹仿前賢一知半解未能窮追極究而思之也余嘗辨之試詳言之所謂中鋒者自然要先正其筆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筆正則鋒易於正中鋒即是正鋒自不必說而余則偏有說焉筆管以竹爲之本是直而不曲其性剛欲使之正則竟正筆頭以毫爲之本是易起易倒其性柔欲使之正却難保其不偃倘無法以驅策之則筆管堅而筆頭已臥可謂之中鋒乎又或極力把持收其鋒於筆尖之內貼毫根於紙素之上如以筋頭畫字一般是筆則正矣中矣然鋒已無矣尙得謂之鋒乎或曰此藏鋒法也試問所謂藏鋒者藏鋒於筆頭之內乎抑藏鋒於字畫之內乎必有爽然失恍然悟者第藏鋒畫內之說人亦知之知之而謂惟藏鋒乃是中鋒中鋒無不藏鋒則又有未盡然也蓋藏鋒中鋒之法如匠人

鑽物然下手之始四面展動乃可入木三分既定之後則鑽已深入然後持之以正字法亦然能中鋒自能藏鋒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正謂此也然筆鋒所到收處結處掣筆映帶處亦正有出鋒者字鋒出筆鋒亦出筆鋒雖出而仍是筆尖之鋒則藏鋒出鋒皆謂之中鋒不得專以藏鋒爲中鋒也至側鋒之法則以側勢取其利導古人間亦有之若欲筆筆正鋒則有意於正勢必至無鋒而後止欲筆筆側筆則有意於側勢必至扁鋒而後止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其理一也畫家皴石之法三面皆鋒須以側鋒爲之筆鋒出則石鋒乃出若竟橫臥其筆則一片模糊不成其爲石矣總之作字之法先使腕靈筆活凌空取勢沈著痛快淋漓酣暢純任自然不可思議能將此筆正用側用順用重用輕用虛用實用擒得定縱得出適得緊拓得開渾身都是解數

全仗筆尖毫末鋒鋌指使乃爲合拍鈍根人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以團筆爲中鋒以扁筆爲側鋒猶斤斤曰若者中鋒若者偏鋒若者是若者不是純是夢囈故知此事雖藉人功亦關天分道中道外自有定數一藝之細尙索解人而不得噫難矣

用墨之法濃欲其活淡欲其華活與華非墨寬不可古硯微凹聚墨多可想見古人意也濡染大筆何淋漓淋漓二字正有講究濡染亦自有法作書時須通開其筆點入硯池如箭之點水使墨從筆尖入則筆酣而墨飽揮灑之下使墨從筆尖出則墨涸而筆凝杜詩云元氣淋漓障猶濕古人字畫流傳久遠之後如初脫手光景精氣神采不可磨滅不善用墨者濃則易枯淡則近薄不數年間已淹淹無生氣矣不知用筆安知用墨此事難爲俗工道也

凡作書不可信筆董思翁嘗言之蓋以信筆則中無主宰波畫易偃故也吾謂信筆固不可太矜意亦不可意爲筆蒙則意闌筆爲意拘則筆死要使我順筆性筆隨我勢兩相得則兩相融而字之妙處從此出矣

字有一定步武一定繩尺不必我去造作右軍書因物付物純任自然到得自然之極自能變化從心涵蓋萬有宜其俎豆千秋也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人人言之然天下最上的境界人人要到却非人人所能到看天分做去天分能到則竟到矣天分不能到到得那將上的地步偏攔住了不使你上去此即學問止境也但天分雖有止境而學者用功斷不能自畫自然要造到上層爲是惟所造之境須循序漸進如登梯然得一步進一步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言不容躐等也今之講字學者初學執筆便高

談晉唐滿口羲獻稍得形模即欲追蹤漢魏不但蘇黃米蔡不在意中即歐虞褚薛以上溯羲獻猶以爲不足真可謂探本窮源識高於頂者矣及至寫出字來亦祗平平無奇噫何弗思之甚也余亦曾犯此病初學時取歐書以定間架久之字成印板因愛褚書跌宕乃學褚書久之又患過於流走此皆自己習氣與歐褚無干如是者亦有年嗣後東塗西抹率意酬應喜作行草乃取懷仁所集聖教及興福寺斷碑孫過庭書譜學之對帖時少揮灑時多總覺依稀彷彿無有是處及閱近世石刻墨蹟頗有入處再閱同時書家眞跡反覺易於揣摩而尤難於學步乃嘆自己學問不但遠不及古人且遠不及今人於是將今人筆墨逐一研究時而進觀董趙諸公書更長一見識焉又進而觀宋人碑帖又得其解數焉又進而摹歐虞褚薛顏柳徐李諸家書

已略得其蹊徑焉再上而求右軍大令諸法已稍能尋其端倪焉至此乃恍然於前此之取法乎上者真蹟等而進也近又見得顏魯公書最好以其天趣橫生腳踏實地繼往開來惟此爲最昔人云詩至子美書至魯公足歎觀止此言不余欺也余書無所得惟屢疑屢悟或出或入不敢謂三折肱於此而於書中甘苦嘗之久矣因書之以爲知書者告

字學以用敬爲第一義凡遇筆硯輒起矜莊則精神自然振作落筆便有主宰何患書道不成汎汎塗抹無有是處

作字須提得筆起稍知書法者皆知之然往往手欲提而轉折頓挫輒自偃者無擒縱故也擒縱二字是書家要訣有擒縱方有節制有生殺用筆乃醒醒則骨節通靈自無僵臥紙上之病否則尋行數墨暗中索摸雖略得其波

礫往來之迹不過優孟衣冠登場傀儡何足語斯道耶

余自幼觀唐宋諸名家石刻以爲唐書如玉宋書如水晶心目中所見如此未嘗申明其所以然也後讀朱子語類云孔子之學如玉孟子之學如水晶乃拍案驚喜以爲比擬切當見得天地間人也物也學問也技藝也皆各分渾與露之兩途而心目中所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初學不外臨摹臨書得其筆意摹書得其間架臨摹既久則莫如多看多悟多商量多變通坡翁學書嘗將古人字帖懸諸壁間觀其舉止動靜心摹手追得其大意此中有人有所謂學不純師也又嘗有句云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古人用心不同故能出人頭地余嘗謂臨摹不過學字中之字多會悟則字中有字字外有字全從虛處着精神彼鈔帖畫帖者何

曾夢見

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應手一遇精紙佳筆整襟危坐公然作書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則破空橫行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則刻意求工局於成見不期拙而自拙也又若高會酬酢對客揮毫與閒窗自怡興到筆隨其乖合亦復迥別欲除此弊固在平時用功多寫或於臨時酬應多盡數紙則腕愈熟神愈閒心空筆脫指與物化矣總之凡事有人則天不全不可不知

徐而菴先生說唐詩闡發盡致開卷有論詩數條內一條云學詩如僧家托鉢積千家米煮成一鍋飯余謂學書亦然執筆之法始先擇筆之相近者仿之逐步伐點畫稍有合處即宜縱覽諸家法帖辨其同異審其出入融會而

貫通之醞釀之久自成一家面目否則刻舟求劍依樣葫蘆米海岳所謂奴書是也古人作書遺貌取神今人作書貌合神離其間相去之遠豈可以道里計哉

名家作書祇是一鼻孔出氣趙集賢云書法隨時變遷用筆千古不易古人得佳帖數行專心學之便能名家據此似與余前說博觀之義相戾殊不知由一貫萬由萬會一總是一個道理所謂千古不易者要在善於弄翰譬控縱送鋒芒不頓如庖丁解牛批郤導窾迎刃而解即所謂其中非爾力也不明此旨無論博搜約取茫無把握鼻諺云見一個菩薩磕一個頭不免終身爲門外漢耳

凡學藝於古人論說總須細心體會粗心浮氣無有是處嘗見某帖跋尾有